

本乡本土

钟伟今 著

中国太湖作家丛书

综合卷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太湖作家丛书

• 综合卷 •

本乡本土

钟伟今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 01 号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州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787 × 1092 开本 13.8 印张 345 千字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 册

ISBN7-221-03441-9/Z.521

定价：22.80 元

《中国太湖作家丛书》

总 序

陈永昊

一份长长的作品目录和作家名单摆在案头。详读过后，欣喜和感慨奔涌而至，双眼热热地湿润起来。

湖州市作家协会正准备为我们的共和国 50 周岁的生日献上一部厚礼——《中国太湖作家丛书》。

有时我觉得作家们很辛苦。他们为了使自己也想使读者满意，不惜“绞尽脑汁”，像对付湿毛巾一样把一个饱含智慧的大脑拼命地拧，渐渐地，脑汁挤在白纸上就成黑字，自己的黑头发却慢慢白起来。

有时我又觉得作家们很幸福。虽然吃的是草，挤出的毕竟大多是牛奶。男女老少喝了，既利于健康，又愉悦精神。一个人能以言立世，又造福于人，不是很幸福的事么？

就在我们的共和国诞生 50 周年的前夕，既辛苦又幸福的湖州作家们决心用自己的心血凝成一套丛书，用来表达对母亲和乡亲们的挚爱，其中有小说、诗歌、散文、评论、影视文学、报告文学，等等，种种流行的文体，几乎都全了，描画千姿百态的社

会生活，记录湖州的峥嵘岁月，同时也展示着作家们自己的心底波澜……一年就建这样宏大的工程，恐怕在湖州是破天荒的事，其本身就是一种壮举，我想，这该得益于湖州作家的赤诚和正逢盛世，是否也得益于湖州文学土壤的深厚呢？

湖州确实是润泽文学和文学家的地方。

在中国古代，诗歌是文学的主力，而首创中国诗歌音韵理论——“四声八病说”的就是南朝的大诗人湖州武康的沈约！唐代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是湖州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坡做过湖州的“市长”，明代散文大家归有光和明代四大奇书之一的《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竟在湖州为同僚！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有两座高峰，一座叫《三言》，一座叫《二拍》，后一座的主人就是湖州的凌濛初！还有清代的剧作家孟称舜，现当代的散文家、“红学”家俞平伯和诗人、报告文学家徐迟，等等，都是为中华争光的大家巨匠。谭正璧先生著《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所收自先秦至清末文学家中，湖州籍占2.8%。又有细心人统计，在新版《辞海》中南朝至清末，湖州被立传为文学家者占被收录总数的5%！这两个数字确实不简单，值得湖州人骄傲，也鞭策着湖州人。鞭策的结果便是湖州近50年来，文学创作一直可与同等规模的城市媲美。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浙江文学界潮起潮落，湖州的小说、诗歌、报告文学、影视文学都曾占据重要地位，有的门类至今仍方兴未艾，这些都是关心文学者所明了的，就毋需我一一细举了。

此次汇入《中国太湖作家丛书》的作家仅为湖州作家群的一部分，但仅此一部分作家的作品集，已经是洋洋大观，足以检阅我市的文学成果了。而且，因为湖州依太湖而得名，因为太湖流

域养育了一代又一代湖州人包括他们中的文学家，所以，湖州作家们要给自己这部丛书冠上太湖的名号，爱情之深，意蕴之远，是不能不令人感动的。我衷心祝愿湖州的文学事业源源不断如苕雪流长，浩浩淼淼如太湖波涌……

我自知才疏学浅，但难违市作协的盛情，深怀惴惴之心写下以上文字，充作丛书之序，有负重托处，敬请阅者批评。

1999年4月9日

（陈永昊：中共湖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自序

《本乡本土》这个书名，几经反复而最终确定。理由是，一则大多内容是本乡本土的，二则读起来上口，听起来顺耳。可能有人认为书名太局阔。其实不仅小小故乡是本乡本土，包孕吴越的太湖地区也是本乡本土。再说，就是大师级作家，往往也只是写了他那“邮票那样大小”的故乡。何况一个书名要涵盖时间跨度较长的众多篇目结集而成的整本书，确实并非易事。

收入本书约一百多个篇目，三十余万字，分为三卷。

卷一：“创作鳞爪”。此卷分为五组。有两组需略加说明：以《流星》领衔那组计九篇，写于四十年代末，有散文、杂文、随笔和诗歌，这是自己一辈子爱好文艺的最早“证件”，犹豫再三，终于“亮相”；还有一组是旧体诗词。虽然，我非常喜爱唐诗宋词，时常熟读、背诵。但要学着写作，却感到力不从心，只能记录一些履迹心痕；若从诗味，平仄、韵脚、对仗等方面来衡量，是不大合格的。

卷二：“采风片羽”。这一卷分为四组，包括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两个大类。其中最早的《长工歌》，是1950年夏在部队里学习《社会发展史》，请贫雇农诉苦时采录的。直到1961年冬参加浙江省文联在雁荡山召开的民间文学座谈会之后，才较为自觉地到民间去采风。如《莫干山》、《包龙图三借猫精》和民间歌谣《百鸟

朝凤》，就是1962年冬到莫干山和后坞、大造坞、姜湾专程采风的成果。其中《百鸟朝凤》入选《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民间文学集》。至于正式涉足民俗学，是1984年开始的。当时我被指定为《浙江风俗简志·湖州篇》的编撰负责人，在有关单位支持下，一面到各县、区开座谈会、采风、组稿，一面动手写作。完成上送篇目后，即又编撰《湖州风俗志》；1995年又忝列《浙江民俗大观》的编委，负责湖州市篇目的组稿与编撰。既是工作需要，同时也通过工作对民俗学发生了特别浓厚的兴致，以至结下了不解之缘。不论是民间文学或是民俗，主要都是二十世纪末尾的二十年中采录的。民间文学作品，选取量约只占已发表的六分之一。民俗方面，入选的主要是可独立成篇、资料较完整，可读性较强的文章。

卷三：“艺苑思絮”。这一卷分为三组。一组是文艺随笔，多半是六十年代在《浙江日报》副刊“艺苑漫步”、《文汇报》“笔会”上的“诗文丛话”、《文艺报》、《作品》等报刊上发表过的，还有新时期初见刊的几篇，可惜到九十年代只剩下孤零零的一篇了。这一组多数是谈艺术性的，但有少数几篇，如《文艺报》上的两篇，是从思想性着眼的，用的是六十年代明显的时风话语。为了存真，未作任何修改。另一组是为自己编著的书所写的前言、后记，或为他人作品所写的序文、弁言，大多是讲点背景、作点作品介绍，兼及评论或编辑思路。所涉及的书，也多属于“本乡本土”的。还有一组除了评论陈玮君先生采录的《插花娘娘》的语言，写于六十年代初，《遗产·抢救·希望》写于七十年代末，《湖州风俗特点刍议》写于八十年代以外，其余都写于九十年代，大多不离民间文化的大概念，“卑之无甚高论”，谨供阅读者参考。

不论形式或内容，这是一本比较杂的书。但从邑人俞平伯先生想开去，“在新文学初起的那些年月里一些作家编集子大多很杂。”“‘文人’之可贵，就在于以自己的文化积累与自由性情，走

破人为的学科界限，将各种学问乃至一切人类文化成果，尽力‘打通’，复现为有机整体，为完整的个人所享用。”（《文汇读书周报》刘绪源先生的《中国文化的一个小秘密》）虽然自己远远赶不上前贤的高度，倒也因异代相感而欣慰起来。

随着“新世纪”的即将来临，“现代化”、“全球化”、“地球村”之类的名词，每天二十四小时在宇宙间隆隆作响；与此同时，“现代化陷阱”、“全球化困惑”、“地球村质疑”之类话语，也正“山雨欲来”。现代化、城市化（他们是孪生兄弟）的冲击波，时时刻刻在碰撞传统文明、乡土社会。传统和乡土，已在逐渐衰退、缩小，但是肯定不会消失乃至灭亡。因为人们不能、也无法割裂传统和失却乡土、失去“根”。地球对于外星来说，仍是“本乡本土”，是人们立足之“根”。何况人们归真返朴的还归情结，也日益趋浓。

法国作家、哲学家西摩尼·威尔讲过一段令人难忘的话。她说：“寻根溯源也许是人类最不受重视的需要。它是最难以阐明的问题。人如果真正积极而自然地参加一个地区社会的生活，他就会扎根。因为地区的社会总是细心维护历史上的一些独特宝藏并且精心培育对未来的某些特殊期望。”（《寻根溯源的必要性》）我们仿佛见到了她说话时激动而又认真的神情。她的话语不能不使我们深思。

《本乡本土》在内容上很大一部分涉及了乡土文化，涉及了一些“根”，甚至“根须”。人们的日常生活，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快节奏，那么让“乡土文化”的“野草花”，给我们一些温馨、一些慰藉，乃至一些反思，一些警示吧。当然，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回到庄子企盼的“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至德之世”去，但是庄子的思想的确也有其天真可爱的价值在。

说到这里，掉转话头，对自己早年爱好文艺的启蒙期作一简略的回顾：《西子湖纪游》是这个集子中写作年月最早的——

1947年4月20日，这是为了纪念我文学上启蒙恩师冯默存先生而收入的。恰巧同在这一天，杭州的《中国儿童时报》上发表了 my 习作《春天的黄昏》，当时原在武康简师教过我的傅老师在执编此报。他来信鼓励我投稿。见到自己的作文第一次变成铅字，简直欣喜若狂。何况前不久，冯老师还在我日记簿上写下了“不妨向文学的大路上闯一下子”的批语。一年多以后，自己的文艺习作剪报本《苦耕集》遗失，又陆续觅到一部分剪报，加上新作，剪贴了《重鼓集》（有幸一直保存到今天）。而在湖州一所学校里执教的朱渭深先生课余所编《湖州商报》副刊“湖风”上，还有一位董萍先生把我和朱郭并称“少年作家”，著文评论我们的习作。——今天我重提前尘往事，不禁愧疚，因为自己半个世纪以来，在文学上步履蹒跚，成就太微不足道。但是，同时也深感恩师的教导、指点、提携、鼓励，促使文学成了我终身之友，不仅充实了人生，滋润了人生，多少实现了一点人生价值，而且正是文学陶铸过的灵魂，帮助我踏过了坎坷之路，涉过了绝望之河，使我对世界、对人生总是怀有希望。

至于总的看来，我的作品质量不高、数量上太少。客观上讲似乎“为公家编书编刊”多且又十分投入，同时事务性工作繁杂，但主观上还是学养欠缺，或因悬想高而不敢动笔，错过了创作的激情期。以游记为例，1988年春赴黄山，上天都峰、莲花峰，1989年历览普陀胜景，1990年春、1997年秋两度海宁观潮，1990年登泰山、历九华，1996年夏访峨嵋、游三峡……当时都十分激动，感到要好好形诸笔墨，但迟迟不肯落笔，终于贻误时机，“一字无成”，就是个教训。

“描红算不得书法”。本书作品多属描红，但先有描红才有书法。如今，虽顶戴“年轻的老年人”桂冠，我想只要有动笔的精力，还是要多多描红，争取有些篇章走出描红，挨近或跻身书法，——“朝写作，夕死可矣”，不妨作为座右铭。

以上就是为编本书对读者要讲的一些事情，以及给自己编集子而产生出来的一些心得，权作自序。

1999年1月30日，岁次戊寅，十二月十四，黄昏戌时。

目 录

《中国太湖作家丛书》总序	陈永昊 (1)
--------------------	---------

自序	(1)
----------	-----

卷一 创作鳞爪

塔山晨光	(3)
------------	-----

剑池赏瀑	(6)
------------	-----

西施花艳时访五泄	(9)
----------------	-----

登泰山	(14)
-----------	------

地裂防风国 天开下渚湖	(16)
-------------------	------

春天的阳光	(21)
-------------	------

方山不老	(30)
------------	------

志愿军一日 (两篇)	(32)
------------------	------

汉多先生与罗吉姆女士的幽默	(38)
---------------------	------

为博尔赫斯书店叫好	(40)
罗芥茶与茶神柳宿	(42)
心中的老祖母	(45)
父亲陪我考吴中	(47)
母亲的娘家话题	(49)
记叙许钦文的日记（两则）	(52)
春雨凄凄悼茅公	(57)
百岁顽童 谦谦君子	(59)
山到成名毕竟高	(74)
弘杨中国民间文学为职志的杰出学者：谭达先博士	(76)
夸父追日	(86)
追	(98)
欢快的晨曲	(100)
金色的雨点	(102)
好啊，早行的人们	(104)
流星	(106)
带泪的微笑	(107)

在火车站	(109)
自信	(114)
诗·诗人·艺术	(116)
人的几个侧面	(119)
说鬼话	(122)
春已来到了	(124)
丑小鸭	(126)
西子湖纪游（三首）	(129)
浣溪沙	(130)
访东野古井	(131)
咏莫干山	(132)
登防风山	(133)
防风洞怀古	(134)
登八达岭（六首）	(136)
何村（四首）	(138)
登飞英塔	(139)
黄山行吟草（八首）	(141)
湖州诗词学会假座莲花庄举行成立大会即席感赋 ..	(143)
观屈子行吟图	(144)

湖州白雀法华寺纪游（四首）	（145）
民间文学集成湖州市卷问世五年志感并序 ...	（147）
重建防风祠奠基典礼颂辞	（149）
重建茶圣陆羽墓落成暨公祭献辞	（150）
参加国际民间叙事北京学术研讨会有感	（152）
奉题葆光学兄诗集《莫干山游兴》	（153）
《防风神话研究》出版有感	（154）

卷二 采凤片羽

五谷蚕桑的来历	（157）
鲧死禹生	（159）
大禹找防风	（163）
禹杀防风求天助	（165）
莫干山	（167）
孟姜石	（172）
包龙图三借猫精	（175）
白蛇恩仇记源	（181）
狐狸姑娘	（187）
刘伯温链锁“庙顶神”	（190）

吊龙蚕	(192)
狗找靠山	(195)
蚕豆花开黑良心	(198)
西施送蚕花	(200)
西施吴宫两笑半	(203)
豆腐祖师乐毅	(206)
笔祖蒙恬与卜香莲	(210)
赵孟頫与“九书额”	(213)
白素贞别传	(216)
蒲松龄与驼背老大爷	(224)
四大美人四不足	(228)
长工歌	(230)
百鸟朝凤	(234)
竹叶姐	(238)
湖州鱼歌	(241)
鱼虾故事谣	(242)
“人之初”的俗礼	(243)

湖州私塾塾规和习俗 (246)

附录：湖州私塾史事、轶闻散记 (255)

浙北的迎亲：从“通信炮”到“赖轿包” (261)

“分家酒”与“轮家饭” (265)

童养媳：“眼泪汪汪到婆家” (268)

寡妇再嫁：“高山碓石 永不回头” (270)

送忤逆 (272)

扫蚕花地 (273)

清末民初村、庄及议事 (275)

湖州的典当业 (277)

民间信仰的“社会戏剧” (282)

——记观音庙会、太均庙会、蚕花庙会

“防风故土”话茶具 (289)

——回眸半个世纪之前农村农事之一

茶乡土·茶乡情·茶乡音 (297)

——湖州的茶事歌谣

陆羽第二故乡茶谚谭 (303)

——在“三饭六茶”的后面